

山野风物

溱湖于我而言，早已不是一处仅供人游览的水乡风景，它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成为漂泊半生永远的精神地标。无论身在何方，只要想起这片温润湖水，心底便会有一种安稳柔软的归属感。

儿时，家中一位远房亲戚定居溱湖之畔，每逢闲暇，我总跟着姨妈去湖边走亲。大人们围坐屋内拉家常，我便独自溜到湖畔，站在水边凝望一汪碧波。清澈的湖面波光粼粼，岸边滩涂里，体态肥硕的簪蟹正自在地爬行；水面浮着一簇簇四角菱，翠绿的菱叶舒展，宛如撑开的细碎青伞。湖水层层叠叠涌向远方，我的思绪也随碧波肆意飘荡，常常暗自遐想：湖的对岸藏着怎样的风物，这碧水之下，又封存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水乡传奇。

年岁渐长，往返溱湖的次数多了，我渐渐读懂这片湖水独有的灵气。单看“溱”字，三点水傍身，只轻轻念出，仿佛便有湿润清凉的水汽扑面而来。溱湖的灵秀浑然天成，不掩本色，坦荡舒展，自有一番不加修饰的动人韵味。

最令我念念不忘的，是溱湖一望无际的湿地。沿木质栈道缓步前行，

脚下泥土松软温润，两侧芦苇长势繁茂，高度远超常人。清风拂过，连片苇秆随风沙沙作响，惊起藏匿其间的水鸟，扑棱棱振翅飞向湖面。湿地水岸草木丰茂，除了随处可见的蒲草，还有柔滑的菹菜、明艳的黄花鸢尾成片铺展，鲜亮的绿意映着湖水，满目清润。

湿地浅草滩上，时常能看见麋鹿悠然踱步。它们身形高大，头顶枝杈般弯曲的犄角，低头静静啃食青草，偶尔抬头望向浩渺湖面，似在寻觅旧日踪迹。长辈常同我讲，溱湖本就是麋鹿原生栖息地，千百年前，整片湖畔随处可见它们自由奔走的身影，人与动物共享这片温柔水土。

一年之中，清明前后的溱湖最为热闹，万众期盼的会船节牵动家家户户。盛会前夕，水乡人家都忙碌起来：男子们蹲踞河埠，细细擦拭篙船，将船身打磨得光亮如新；女子们端坐庭院，

竹筏在指尖翻飞，转眼便编出一顶顶圆润结实的斗笠。孩童心性好动，日日盼着盛会来临，天未亮就搬来小板凳守在湖畔，翘首等候船队登场。

会船当日，上百艘篙船整齐列于湖面，船上手执长篙的乡民身着各色衣衫，人人神采飞扬。一声号令传出，所有船只齐齐离岸，竹篙猛扎水中，溅起漫天水花，船身破浪疾驰。岸边欢呼呐喊声与竹篙击水之声交织，声势浩荡。

溱湖四季风光各有韵味。春日芦苇抽出嫩黄嫩芽，鸂尾缀满水岸，粉紫花海如同彩色绒毯，嫩苇随风轻摇，似在与招人招手；盛夏蒲草肆意生长，大湖面被碧色遮掩，水鸟穿梭草荡，暮色降临，点点渔火散落湖面，自成一片温柔湖间星河；秋日溱湖染满金辉，漫天芦花纷飞，宛若落雪，迁徙候鸟成群归来，在滩涂觅食栖息，清脆鸟鸣打破湖面静谧。此时簪蟹恰逢肥美，清水清蒸

无需复杂佐料，锅盖掀开，醇厚蟹香四下漫溢，饱满蟹黄入口，鲜美的滋味令人久久难忘；冬日湖畔薄雾轻笼，芦苇荡朦胧悠远，麋鹿踏雪缓步岸畔，平添几分清冷诗意。

后来我远赴外地求学、工作，一路走来见过无数江河湖海，却始终没有一处水域，能替代溱湖在我心中的位置。每逢回乡，我必定专程前往溱湖漫步，踩一踩松软湖泥，嗅一嗅清浅苇香，听一听摇橹船悠悠传出的水乡小调。在外积攒的疲惫、心头缠绕的烦忧，都会被这片湖水悄悄抚平消散。

岁月流转，行路万里，溱湖这幅淡雅水墨画卷，始终萦绕在我的记忆之中，从未褪色。一湖碧水滋养着苏中这片沃土，也温润着每一位生于此、念于此的水乡儿女。无论走多远，只要想起溱湖，我便瞬间寻得心灵归处，这一方湖水，永远是我安放乡愁的精神故乡。

雨巷低语

蔡斌(四川)

成都的初夏，总带着三分湿润、七分缠绵。每当日暮降临，宽窄巷子的青石板便浸出一层温润的苔光，这时我却总会想起九眼桥旁那片被细雨浸润的水井坊小巷。

锦江的月色似一匹素银绸缎，裁作细碎光影，轻轻落在川大博物馆的飞檐之上。檐下铜铃随风轻撞，细碎叮当，宛若有人轻叩木门，低低絮语。

只要不是滂沱大雨，晚饭后我总爱到河畔漫步，有时独自行走，有时与夫人并肩闲谈。这一晚沿河慢行，只见锦江水位退去大半，河床裸露，青石皴裂纵横。往日栖息浅滩的白鹤，已然迁至浅水中央，修长脖颈弯出一道弧线，似在追问迁徙的时序。

夜色里的江水触之生寒，我油然忆起年少时在家乡围城河捞蝌蚪的盛夏。弹指二十余载，岁月匆匆。

一日清晨，江畔晨雾尚未散尽。我身着洗得发白的运动服，冒着细雨沿绿道慢跑。抬眼望去，野鸭与白鹤掠水而过，翅尖轻点江面，划出一道银亮弧线。细雨斜斜飘落，碎入粼粼波光，浅水间残存的草木，伴着晨风轻轻摇曳。

前方河堤上，一道朦胧身影，静立柳下——一女子撑一柄粉绸雨伞，伞面迎风轻颤，如同振翅的蝶。我的心跳骤然一滞，那身影，竟与记忆里一个潮湿黄昏重叠：宽窄巷子青瓦曲墙旁的露天茶铺，一位气质清雅的姑娘，捧着自制打印诗集，满期期许地向我诉说伏案写诗的百般不易。话音落时，她垂落长睫，掩去满心欲言又止的怅惘。

雨势渐渐急促，雨水顺着叶脉滚落，隐入草丛深处。她转身一瞬，伞影与雨雾相融，虚实难辨，分不清是真人还是水中倒影。忽然野鸭扑棱着掠过水面，她受惊后退半步，伞柄险些脱手。我下意识想要出声，可转眼，她已隐入柳荫深处，只余下一缕淡淡的兰花香，在雨雾里缓缓飘荡。

回家之后，檐角雨水滴落石缸，敲出单调绵长的节奏。我从书房抽屉里翻出一本老旧日记，泛蓝墨迹记载着二十年前的旧事：“微雨蒙蒙，于合江亭偶遇撑黑伞女子，睫毛凝满雨珠，宛若未融的碎雪。”纸页边缘虽已泛黄朽软，字迹却依旧清晰。原来那些随岁月淡去的相逢，早已被时光封存，化作温润琥珀，静静蛰伏，只待一场细雨，将往事悉数唤醒。

我此刻方才恍然，世间有些相逢，本就是散落的片段。二十年前合江亭的擦肩而过，与今日河堤遥遥一望，不过是同一场雨巷故事里，两段不同篇章。低垂的眼睫、未曾说尽的心事、转瞬消散的背影，都是岁月散落人间的谜题，只待一个潮湿清晨，一缕晚风，将碎片慢慢拼凑完整。

花田暖阳藏春忆

董煜明(江苏)

春风拂过草鞋山，万物次第苏醒，山野间游人络绎不绝。漫山遍野的油菜花肆意盛放，纤细的青茎托举着一簇簇细碎黄花，四片薄嫩花瓣温润透亮，攒成一朵朵蓬松的花球，层层金浪轻覆沃土，似天地巧手铺展的鎏金锦缎，引得来来往往的游人眉眼含笑。清风徐来，花田翻涌连綿波纹，醇厚清甜的花香随风漫溢，丝丝缕缕沁入心脾，揉出一个春日的温柔明朗。

远处，艺术家以天地为舞台，开展意趣盎然的文化表演，许多游客驻足

观赏，随风飘来的掌声也携带着油菜花的芬芳；近处开阔的平地上，葱茏的熊猫玩偶引得孩童追逐环绕。斜阳漫洒，暖意漾在每个人的脸颊，此起彼伏的笑语交织成温柔乐章，让人不自觉地沉醉在春日独有的温柔光景里。

一天的志愿服务结束，我们相约共赴这片浸满花香的原野。站在花田深处，齐膝高的花枝环绕周身，细碎花瓣随风簌簌飘落，沾在发间肩头，尘世喧嚣尽数消散，心底骤然漾起年少无忧的纯粹欢喜。我们迎着春风肆意奔

跑，倦了便安然躺在绵软的草地上，透过丛生交错的金黄花穗遥望碧蓝长空，卸下满心浮躁，任由山野清风抚慰心灵。

“这般盛景，一定要留影纪念。”一句提议，瞬间点燃大家兴致。我们穿梭在花海中寻觅绝佳取景处，或踮脚跳跃，或歪头浅笑，捧花、轻嘟嘴角，各样鲜活姿态，都藏着满心的欢喜。拿相机的同伴俯身、趴地、高举设备，反复调整光影角度，用心捕捉每一个明媚瞬间，留住此刻难得的欢愉。

恰逢一位游客经过，见我们兴致盎然，愿为我们拍摄一张大合影。大家并肩靠拢，齐齐比出爱心，一张张灿烂笑颜迎着暖阳盛放，满心欢愉似要随风散播四方。快门轻响，细碎金辉恰好

铺满整片花田，我们与烂漫春光，一同被永久封存。

此次草鞋山之行，无边金浪盛满融融欢喜，款款春风载着脉脉温情。身为志愿者，我们以热忱服务四方来客，把善意播撒于山野，让轻快的笑意随花香肆意蔓延。镜头定格的从来不是漫野盛放的繁花，而是一群因志愿初心相逢相知的真挚朋友。这份情愫恰似年年如期绽放的油菜花，经春风滋养，随岁月沉淀，愈久愈芬芳动人。

纵使多年以后，每当轻启记忆的匣子，草鞋山融融暖阳、盈袖花香、花间笑语，都会穿过岁月款款而来。那片鎏金花海承载的温柔与热忱，长留心底，成为岁月里一抹永不褪色的春日清欢。

时间的隐喻

(组诗)

苟永菊(四川)

时间的隐喻

它试图从时间的隐喻中走出来
芭茅用流苏的线条引领
簇簇细碎黄花，
探头探脑有何用
眼睛本来就是一个漩涡

我们在散着雾气的迷宫里僵持或徘徊
你不起身，风已准备好下一个旅程
花茎飘洒，绒花躲进空气的密室

旋律穿过密林
给我们捎来喀斯特地貌的讯息
你只想把爱与火焰交付

看不见的茎身，依旧掩饰不住
一幅水草丰美的油画
闻不到熟悉的气息
但依旧感受到古老的秘密

黄昏勾起玫瑰色的金线
绒花掀起波澜
不惊不喜，再轻轻收拢

皴裂的木质气息

骨刺里长出金色的面具
——陷阱，是美丽的
你说要翻越群山，沟壑
哪怕粉身碎骨也义不容辞

时间在雕刻的边沿行走
而更多的时候，坠落更像是一个虚像
黄昏从山涧释放出来
我们轻轻走过
你试图在遗落的碎片里
找到语言的风暴
“太多的空是无意识的”你强调说

“那些长满触角的蕊”才是真实的
想要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
没有一片针叶林不会无故凋落
而更多的时候我们把回忆藏进骨刺
皴裂的皮质里，我们不喊疼

落羽杉

整个凛冽的冬
落羽杉在冻土之上，冷峻而抽象
北风抽打着。想起要见的人

眼里有湿润的睫毛
空旷的原野
隔着即将凋零的落叶
欲言又止——

藏起尖锐的棱角，挤在一起
有些言辞，像梦中的呓语
有些香气，适合停留在空中

探出掌心，有感性的庇护
金色光芒铺满长夜
阔大的事物，我们彼此在练习
确又不重复

风剪着落羽杉。仁慈的草木
——我听得见，低低的回响

灰白之色

时间会带走这些灰白的痕迹么
风中颤抖的落叶
始终无法做到视若无睹的选择
情绪来自这栋建筑

逐渐成为其荒芜的一部分
离散的玻璃在静默中
写满自身所承受的一切
告别，只是试图让自己解脱深山的樊篱

你无法看清自己
那些逐渐衰老的印痕
势必有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
点燃心中燎原的星火

谁充斥着谁？
荒芜带来时间的震惊
有没有一种爱，像那些曾喜欢的颜色
在我们将要离开之前，已被彻底淹没

所见皆真

水的通道是你所见皆真
期待片刻的安宁
千万别去触碰被秋染黄的落叶
是谁掌握了通空的话语权
铺开河流的表述
纷飞只是惊鸿的刹那

关键是你的侧影，有着半透明的质感
至此一生
至你看着就足够了
被漆黑裹挟的河流
痛过，爱过——
月光洗染的杉林，一切都悬得很低

倘若不是避开车流和人群
芭茅花怎会记得
——我们的“垂泪之眼”

雾锁深山

一条河流很快被清空
只剩下石头
发皱发白磨损的石头
——荡漾已不再

桀骜的旷野已成为冬的镜子
无疑，那些蓬松的，绚烂的
时间记得来吟诵它们

桥头有红杉，拱影微熏
像我认识的许多都不曾记得
——群山空无
有人在梦中架了座虹桥
有蝴蝶翻越盲道
这难以置信的火焰

小心有什么用
没有一条河流不那么令人沮丧
像那些在阳光里撑开的爱
在安静的时候总会想起

春山可望

河滩洩出鹅黄的绒草
蝉声褪去，广袤大地多像爱与自由
多像外婆与我编织的那片星空
童年的时光，辽阔而透明
光晕来辨，而今
我在人间怀念故人

当一条河流的蜿蜒在节点上遇见

我们还能不能回到情节里
通往故乡的路还有多远
当每一株花投向大地的影子
万物相生的秘密隐藏有多深
“我爱的也是你来不及说出的”——她说

血液中的骨髓在皮肤上生根
迟暮的草木在凛冽中提示
翻过冻土
一切将被重新激活

故土走出的风骨

(组诗)

——林宗涛传

谭科琦(广东)

林宗涛是明代广东徐闻早期科举代表人物，洪武十八年登进士，授监察御史，在当地文教史上留下重要印记，后世为纪念包括他在内的登科先贤，曾修建登科坊。

陆地的尽头

在那个名叫徐闻的陆地尽头
天被海水吸得紧细细的，垂着头
风声全是咸湿的叹息
人们把网撒向深蓝，也把目光
钉在几亩瘦薄的田地里
直到一个名字，像惊雷
砸破了这片沉默的大海，林宗涛
这三个字，从此成了这片海岸
最早的一缕书光

茅屋里的光亮

他沉浮在渔歌与涛声之间
茅草屋是唯一的学堂
没有烛火，就借天上的月光
没有书桌，就跪在潮湿的泥地上
把《大学》摊开，像摊开
一张通往童话世界的地图
窗外，是邻人归来的喧闹
窗内，是他与圣贤的对话
那些寒窗下的长夜
只有蟋蟀才在他耳边鸣彩
只有孤灯，默默守望为他祈祷
为了一个死寂的大海翻腾出浪花
他把鞋底磨穿，把指尖咬破
他不信命，不信这海隅之地
只能生出鱼虾，而长不出栋梁

省城里的黑马

洪武十七年，他背起行囊
像一匹奔驰的黑马
飞向那场名为“乡试”的风暴
那些来自中原的才子，锦衣华服
谈吐风流，笑着打量这个
裤脚还沾着泥泥的人
他不作声，只是铺开宣纸
把半生的积郁，把海浪的咆哮
把红土地的色彩，一笔一划
写进那篇锦绣文章，放榜的那天
人群像潮水般涌动，有人花凋
有人花开，他在榜单的高处
看见了那个清瘦的名字，那一刻
徐闻的风，第一次，有了骄傲的形状

金陵的御史

仅仅过了一年，他踏上了驶向金陵的船
洪武十八年
明朝的心脏跳动得剧烈而紧张
急需一双双，雪亮的眼睛
他在殿试的考棚里，闻到了肃杀的气息
他不惧，因为他
见过饿殍，见过贪墨，见过黎民百姓

于是，他写，写得铁骨铮铮
写得正气凛然，丁显榜上，他赫然在列
那个夏天
正七品的监察御史，官微言轻
但他知道这双握惯了锄头的手
如今要握住的是，天下的公道

风骨的重量

监察院的风，很刺骨，吹得人生疼
他像一棵从海边移来的树
根系扎在泥土里，枝叶伸向天空
史书没记下他断过什么案
只留下四个字：“刚直敢言”
这就够了，这四个字
比任何墓志铭，都要沉重
在这个波谲云诡的漩涡里
守着那份，从徐闻带来的
寒门子弟的清醒

登科坊的影子

家乡为他修了登科坊
那石头垒起的荣耀
高过了大海所有的浪涛
也高过了大地所有的山丘
他成了孩子们课本中的榜样
成了母亲口中，那个“别人家的孩子”
在他之后，骆效忠来了，邓宗龄来了
苏其章来了，徐闻不再是文化的荒漠
虽然后来
没人记得，他到底出生在哪个村落
但在每一个，徐闻学子琅琅的读书声中
都有他的影子，在轻轻附和

照亮千古的星辰

六百年，足以让石碑风化，让姓氏走失
却没能抹去那晚来自茅屋的萤火
如今，菠萝的海依然翻涌着金色的浪涛
南海的蓝，仍然与天空的蓝对峙
它们反复擦拭着那个名字——
让他褪去御史的官袍，洗尽正七品的浮尘
变回那个在海边咬破指尖的少年
但他终于不再是史书上，那行冰冷的单字
而是一阵无法捕获的星光
掠过操场上空，撞向图书馆的玻璃
并以此身作证——纵使陆地穷尽
只要脊梁不弯，角落
也能托起，照亮千古的星辰

花开的日子

(外二首)

谭清友(四川)

花开的日子

时间从鸡蛋里挑出骨头
事物都憔悴了
一切悲伤和忧愁
都换了表情
阳光漫过一遍又一遍
春风春雨落进了泥土
正在发芽生根
青草的事业，花朵的事业
是多么旺盛
引得蝴蝶和蜜蜂
集体追了过来
一遍一遍地吟咏

青山依次换装
绿水没有打盹
鱼儿比白云游得畅快
村庄都和田园挨得很紧
一群一群的鸟，落在花丛里
然后又从花丛起飞
我们也守着花朵和亲人

看新生和衰老
不惊不诧地进行

垂钓

夕阳是不会轻易上钩的
遮颜的草帽
不动声色
青山更是沉得住气
云在天上翻滚，风
一阵紧一阵

渴望有突然的惊喜发生
一条无知的鱼
用命，拖动你的神经
云在天上翻滚，风
一阵紧一阵

你又把钓线抛了出去
逐渐逼近的暮色，想把你
一口吞下去
你照样没有挣扎的机会

钟

没有谁比钟
走得干脆利落，铿锵有声
响声中
是旭日东升，或许是
归鸟，果断扑入树林

事情总在不断发生——
河水浅了，露出石头
一朵花凋在另一朵的怒放中
新生婴儿的啼哭，高过深夜
持续的雨声
一棵老柏树，在缓慢地生长中
打理着自己的年轮

一生，都在渴望着
一个圆。可许多不圆的事情
像纸屑，撒了一地
风声都很紧
只是我们都习惯了
习惯在艰难之时咬紧牙关
欢乐之时，在眼角留几条
带笑的皱纹

山门

舒和平(湖南)

风一起，花就笑了
笑着笑着就落了发

有时，风会携云雀而来
吼吼喳喳，放学归家
稚童轻声唤着轻愁的母亲

更多时候，花只是在等
等那扇虚掩的山门
传来钥匙的轻转声
等那条青石板路
从雾里浮出来

高原牦牛

周雨菲(贵州民族大学)

黑点缓缓移过雪线
像墨迹在宣纸上润开
角上挂着去年被风撕碎的经幡
蹄印里积着雨水
映出云的背面，牧人甩出绳套
套住的不是牦牛
是正在溃散的黄昏
和山脊那边，慢慢站起来的寂静

锦里

投稿邮箱: 763358734@qq.com
总第 212 期